

文化随笔

历史视野,家国情怀

梅花欢喜漫天雪

■ 韩毓海

历史的烟云,如在眼前。

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他指出:我们要进行两场革命,一场革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这场革命,基本上是不触及私有制的革命。而我们还要进行更伟大的革命,那就是把土地、资源、资本、政权尽可能地集中在人民手中的革命,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只有通过这样的革命,我们才能真正依靠最广大的劳动者,建立社会化大生产,使中国的生产力空前地发展起来,使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并享受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成果。

如果只进行第一种革命,那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则更漫长,因此,我们决不能停下来,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

也就是在《解放日报》发表了王稼祥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正式提出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始终认为:在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具有漫长传统的封建势力,有着长期执政经验的资产阶级——这两个势力,总是会以各种形式联合起来,以对抗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是如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是如此,在社会主义时代,同样也是如此。他说过: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将渗入战斗的共产党内。

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起点出发,毛泽东的又一个伟大创举就在于,是他第一个揭示出:在人类现代进程中,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不仅存在矛盾与对立,更存在着“对立的统一”,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会结合、转化为新的形式。

这个新的形式首先表现为僵化的官僚制——无论宋以来确立的士大夫政治,还是西方、日本的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其实质与其说是“政治的理性化”,还不如说是政治的“官僚化”。毛泽东深刻地指出了中国封建主义的历史痼疾——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和八股作风,同时,他更为深刻地指出:这种痼疾,同样地存在于五四新文化之中,存在于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作风之中,也存在于列宁主义政党和“布尔什维克”之中。

其次,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在中国首倡社会主义时就提出——当前世界的“大趋势”,乃是资本的集权。西方现代化发展已经证明,最终为资本垄断所代替,西方那些所谓“成功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最终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这样的现代国家,这样的现代方案,不但不代表其国内人民的利益,更在残酷地压制和掠夺世界。

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始终必须与世界上的一切“官僚党”“发财党”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进行这种伟大斗争,必须有革命的政党,必须有人民的军队。

二

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中

国工农红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之所以要把党的小组建在班上(支部建在连上,班、排建立小组),之所以要在红四军建立“宣传队”“宣传股”“士兵俱乐部”,就是为了使每一个战士都明白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就是为了使红军变成学习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大学校。以此彻底改变旧军队和西方军队中盛行的扎堆打牌喝酒、帮派倾轧的恶习。

通过“在政治上建军”,毛泽东创造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他使战士们成为战士,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他使人民军队成为一所大学校,他使中国工农红军成为实现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革命武装。

建立革命的政党、人民的军队,我们的工作就是把人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组织工作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艰苦细致的,而不是空洞的——“人民”不是停留在嘴上的标语和口号。

而无论中国传统的“以民为本”还是西方的“人民主权”,这里的“人民”,都是抽象的产物。

毛泽东说,矛盾是普遍的,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同时,世界上也不是只有马克思所说的两大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以及两大阶级的矛盾,中国社会存在“各阶级”,而且不止是只有两个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矛盾又是特殊的,因此,如果不能把作为“人民的各阶级”联合起来,所谓“人民”就是完全空洞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矛盾丛生的中国,也就只能沦为“一盘散沙”。

毛泽东是“捏沙为绳”的人。在他看来,真正的问题,还不在于马克思所提出的政党不能脱离“阶级”,甚至也不在于国家怎样才能不脱离人民,因为真正的困难在于:怎样将中国社会进步的各个阶级,组织为“中国人民”。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以形成“中国人民”,而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真正建立、缔造我们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晚年清醒地说:矛盾是普遍的,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一万年之后,还是会有矛盾。

但是,他还更为清醒地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自宋代以来的“小生产”和较为成熟的封建制度,延续了一千多年,而资产阶级通过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起码用了五百多年,而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经验,至今还不足一百年。因此,我们思考社会主义道路,思考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就需要大历史的视野。

中国革命苦难辉煌,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曲折。

三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党,只有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才能知道该往哪里去。

我想象着,毛泽东向我们走来的形象:

他从鸦片战争苦涩的海水中走来;他从井冈山“三月失败”“八月失败”的痛苦教训中走来;他从湘江战役无数红军战士的血水里走来;他从八角楼、延安窑洞彻夜不眠的灯光中走来;他从九死一生的中国革命中向我们走来。

他从劳动群众中走来;他从井冈山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走来;他从古田建军的号角声中走来;他从延安整风中走来;他中流击水,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走来;他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纵深处,神采奕奕地走来。

在这条九死一生的道路上,他缔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缔造了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缔造了如日出东方、光辉灿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更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我们之所以要到南湖去寻找“初心”,要到古田去开启政治建军的时代篇章,之所以要纪念长征,之所以要整顿党的作风,之所以要到西柏坡去重温“两个务必”,就是因为那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对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持续的、漫长的、不屈不挠的伟大斗争。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是我写《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这本书的主题。

如果这本书或许还有点价值,那么,其价值大概就在于此。

2015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纪念日,那一天,在石家庄市宣传部一位领导的陪同下,我去西柏坡参观——这本书的初稿,那时刚刚完成。

当离开西柏坡的时候,下雪了。仿佛是刹那间,大雪骤降,漫天皆白。

“梅花欢喜漫天雪”,北国的雪,那是毛泽东所喜爱的。

“泪飞顿作倾盆雨”,鲁迅说:“那是死去的雨,是雨的精魂。”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在开满鲜花的燕园,有一间会议室透出静谧的灯光——那是北大的研究生们在开毛泽东著作阅读会。

憧憬不灭的灯光,心生感动与欢喜,不知怎的,想起了毛泽东所喜爱的清代诗人严遂成的七律:

英雄立马起沙陀,余此来梁渡厄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老连长的那声吼

■ 刘秀品

“连长,找绳子干什么?”陈班长不解。“把这个石头抬走!”连长指着饭桌上那颗从他嘴里拈出的小石子严肃地说。

“炊事班没把米淘干净,我们错了。”陈班长听连长这样说,低头看了看饭桌上的小石子,脸“唰”地红了,连忙立正检讨。“这么大的石子都淘不出来,你这个炊事班长是干什么的?炊事班要研究如何提高炊事技术,至少得保证如何把米里的沙子淘干净啊……”李连长见陈班长态度端正,口气稍有缓和。

“是!”陈班长给连长敬了一个礼,转身回了炊事班。

吃过饭,陈班长立即组织炊事班开班务会,我作为“帮厨”,也列席炊事班的那次班务会。通过班务会,使我对李连长有了初步了解。陈班长主持的班务会很有特点,他不但汇报了连长对他的批评,带头作了检讨,还详细介绍起李玉书这个连长来:“你们别看连长现在戴着上尉军衔,皮鞋擦得倍儿亮,可他是苦出身。苦到什么程度?苦得跟着娘讨饭吃差点被狗咬死。所以,他有一个特点——惜粮如命!你们注意没有?每顿饭饭后,是不是连长最后一个离开食堂?他为什么最后一个离开食堂?他在检查饭桌上有没有洒饭洒菜。看到有洒的饭菜,他也不批评人,只是自己默默捡起来塞进嘴里。有时候边捡边说:‘我跟着娘讨饭那阵,哪里吃过饱饭?连饿饭都吃得有滋有味,这么好的饭菜掉在桌上太可惜啦!’李连长很少批评人,可今天狠狠地把我刮了一顿,我们大家研究一下,如何把米淘得更干净,免得李连长下次再吼我找绳子抬石头。”

炊事班研究如何提高做饭水平,我作为一个新兵根本插不上嘴,也不敢随便搭话,但陈班长对李连长的简短介绍深深打动了我的心。吃晚饭时,我对李连长进行了仔细观察。李连长饭后确实要巡视每张餐桌。老战士或许因李连长言传身教的影响,早已养成爱惜粮食的习惯,饭桌上干干净净,而我们新兵排那几张饭桌却有洒下的饭菜。只见李连长默默地伸开右手拇指、食指和中指,将桌上的饭菜拈起来送进嘴里,这让我很

仰成直角也望不到它的树尖!这样的白杨树,一定是因为长在军营里才如此高硕、如此阳刚,如此威武。之后,只要下楼散步,我就要去看那八棵白杨树,越看越觉得那八棵白杨树有故事。

在大院东门边一个餐馆,我就那八棵白杨树采访了老赵和陈老。老赵和陈老都是老刘的同事,但比老刘进大院早一二十年。他们都是军事专家,老赵儒雅、老陈睿智、老刘沉稳,性情各异,但骨子里都是军人豪情,在一起就仿佛是一道白杨风景。他们从事军事研究20多年,战友情谊是深厚。如今,他们都退休了,仍在继续燃烧生命激情。

老赵告诉我,大院里的白杨树是20世纪50年代栽的,有好几百棵。但那时栽的白杨树现在只剩一棵了。如果那两排白杨树没被砍掉的话,比那八棵白杨树还要高大。那八棵白杨树是20世纪70年代栽的。

为什么要砍掉那又高又大的白杨树?老赵说,为了种银杏树。当时北京城区最多的是两种树,一种是国槐,一种是白杨树。我们大院北边那条道也是一排白杨树和一排槐树。后来门口那两排白杨树被砍掉了,种上了银杏树。40多年的白杨树,说砍就砍了多可惜!老赵说,祸起飞絮,白杨树爱起飞絮。

老陈说,20多年跟白杨树相伴,他是看着白杨长高,白杨看着他长大的。这个大院的房子是20世纪50年代和人民大会堂同时期建的,房子建好了,不能光有房没有树,当时栽树首选就是白杨树。白杨树适应性强,长得又快,今年栽上一棵小白杨树苗,春风和煦的时候,三晃两晃就长起来了。白杨树一般用做板材,当栋梁盖房子。

老刘接着说,杨树全身是宝,不仅有实用价值,还有象征意义,就像歌里唱的:“小白杨,它长我也长,同我一起守边防。”老陈说,军人嘛,就是有白杨树的那种神韵。春暖花开的时候,杨树开始吊杨花,两排白杨树全吊着杨花,满满当当,飘飘荡荡,非常有意境。那时候树的品种单一,没有人意识到杨树花有什么不好……当大家对杨树感觉到很情长的时候,人们渐渐发现,杨絮对环境、对人的健康带来许多危害。于是大院绿化开始栽银杏树。换栽银杏树,大家一点心理准备

也没有。那时我们已搬到一个部队大院办公,有一天大家从单位坐班车回来,下车一看,白杨树全给砍了。从感情上说实在接受不了,尤其老同志都围到树下,死活不让砍树。门口那棵白杨树就成了唯一幸存的50年代栽的杨树。

老赵附和说,战士挎着枪,英姿飒爽,军人气质跟那个白杨树的品格多吻合。我想,像老赵这样头头是道的老军人,奋斗一生,编撰那么多书籍,为后来的研究者打下坚实基础,赐予后代荫凉,多像那棵老杨树。

老刘说,军人确实都活成了白杨树。军人就是白杨树的那种精气神,随便住哪里一站,就是不一样。晚上,我拉着老刘在大院里转了一圈,特意去看了超市门口50年代栽的那棵白杨树。树身粗壮得我和老刘两人合抱也没能把它抱住。树身两米高处,有好几个碗口粗的疤痕,我想那一定是当年被砍了枝杈后留下的伤疤。就从这些疤痕起,杨树分成两个巨大的枝子,一齐向上生长、高耸耸立,高过了六层楼。灯光下,它的叶子遍染一身褐黄的光,散发出一种久经沧桑的味道。纷纷扬扬的杨絮,已得到治理。

在我着手整理采访笔记时,一场突然的降温带来今冬的第一场雪。第二天,我顾不得寒冷,急忙赶去看那八棵白杨树。八棵白杨树没有像松树一样挂满雪花,只是在粗壮的树杈处有一小团洁白的积雪,像是给苍然的白杨树做一下点缀。有的叶子已经落了,有的仍在树上簌簌地响着,有的叶子刚被冷风吹下来,小小的叶柄深深插进雪里,状若直立。落叶是为了来年的新生,那是作为树的荣耀。

大院里的孩子不谙冬的残酷,在雪地里追逐飘飞的树叶,嬉戏打闹。雪仗消停后又拿起小铲子铲雪,堆各种各样的雪人,他们尽情释放着自己的想象力。看着大院里的孩子们,我忽然觉得,他们就是一棵棵白杨树幼苗。而老赵、老陈、老刘和这大院里所有的军人,包括军嫂,也包括我自己,所有为这个国家的繁荣富强、文明进步付出劳动的人,就是这一棵棵坚毅的白杨树。

是的,我们都是白杨树,都是“大丈夫”。我们会在坚实的大地上生根、抽芽、挺拔向上、高高生长,共同撑起一片天空。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老连长叫李玉书,山东人,黑红脸膛,是抗战时期参加八路军的老革命,他的那声吼发生在1964年初。

那时我刚入伍,被分配到原第64军190师569团八五加农炮连新兵排。正值三九,川东气温是零上10多摄氏度,辽东气温是零下20多摄氏度,从温暖如春的川东突然来到滴水成冰的辽东,本来需要一个较长的适应过程,可我们一路进军营就投入了战备训练,根本没有缓冲。练半自动步枪射击,不管立姿、跪姿还是卧姿,为不影响射击精度,要赤手空拳地练。天寒地冻呀,只要练那么一阵,就冻得手指头生疼。等结束练习戴上棉手套回到宿舍,疼痛的手指缓过劲儿来又开始麻木。

我那时最想做的是什么?不怕暴露“活思想”——帮厨。“帮厨”是连队生活民主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战士轮流参加。帮厨的士兵对司务长采购的物资清点过秤登记,检查炊事员一顿饭下多少米、多少面、多少油和多少肉,监督全连伙食和账务公开。同时帮炊事员洗菜做饭、打扫卫生,体验炊事员工作的辛苦,增进相互理解。帮厨那天不参加训练,不参加训练就不会受冻。在新兵连我帮过两次厨,正是在第一次帮厨时,我亲耳听到李连长那可以称得上石破天惊的一声吼:“炊事班长!”

当时,全连正在开午饭,吃着吃着,只见连长突然闭上眼睛,嘟着嘴巴,舌头在嘴里搅动好一阵,用手指从唇间拈出一粒小石子。将饭吞下后,他将那颗小石子放在桌上,突然高吼了一嗓子。

“到!”炊事班长姓陈,是1960年入伍的湖北籍老兵。听到连长叫,陈班长高声应答。

“过来一下!”

“是。连长有什么指示?”陈班长跑到连长饭桌前,立正站定。

“快去找条绳子来!”连长沉着脸给陈班长下令。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我第一次见到那八棵白杨树时心怦怦直跳,因为惊喜。作为南方人,我初在《白杨礼赞》里认识了白杨树,记忆特别深刻的是茅盾把它比作“伟丈夫”。我也时常听到那首歌:“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干儿壮,守望着北疆……”也许在某些地方也曾经过白杨树的身旁,但像现在这样很突然地见到八棵列成一行的白杨树,我还是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冲击。宽阔的树冠,青色的叶子闪着银白色的光亮,有蝉鸣声正从树叶间传出。最震撼它是它那那么高、那么壮、那么挺直,那么傲然!

当老刘告诉我这是白杨树时,我一棵棵数过去,树身已高出五层楼,我将头



旭日照奇峰(中国画)

庄明正作



长征

第5341期